

水门事件、拉链门到棱镜计划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8月5日—8月11日)

□本报记者 王昱

8月8日,下周四,1974年的这一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辞职演讲,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到此告一段落。

行文至此,还有个典故需要交待一下:1973年11月,毛泽东会见到访的基辛格,此时正当美国司法机关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渐

至高潮之时,席间毛很不解地问了基辛格一句:“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详见陈敦德著《中美建交纪实:起航在1979(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卷五“水门事件”是“屁事”)

的确,把“水门事件”这桩40年前的老案和时下同属窃听案的“棱镜门”对比,就案件本身来讲,“水门事件”的确是个“屁事儿”——首先,尼克松当年监听的只是一座大厦,而如今美国则要监听全世界。其次,棱镜计划动用了大量高端技术和人才,与当年打着手电筒潜入水门大厦、最终被普通巡逻警察

抓获的“业余特工”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最后,棱镜计划自始至终是在总统眼皮子底下干的,而“水门事件”尼克松甚至没有参与策划,一圈比下来不得不承认尼克松当年那番“每一任总统都这么干”的辩解还真不是信口开河——也许还应当加上一句:以后的总统比他干得更狠。

但是,为什么“水门事件”最终弄得尼克松丢了饭碗,而“棱镜门”的现状却是奥巴马在朝野两党的一致支持下理直气壮地追捕斯诺登呢?问题恐怕出在事后的应对上。尼克松明明已知真相,却撒谎说:“白宫班子和本届政府中,没

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之后为了圆这个谎,尼克松甚至下令免去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之前所有替尼克松说话的媒体,都一股脑地转向指责总统“撒谎”、“独裁”,美国民众更是天天上街抗议这位“美利坚的希特勒”。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尼克松也只剩下辞职一条路可走了。

说起来,尼克松还真不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为掩盖一点“屁事儿”而举止不当、最终弄得焦头烂额的总统。1995年的“拉链门”丑闻,一度也让克林顿灰头土脸。说实在的,美国人

民对总统性绯闻事件并非那么在乎,真正让他们恼羞成怒的是总统先生“提起裤子不认人”的不诚实态度,反对党正是以“总统作伪证”为由提出了对克林顿的弹劾案。

为一点“屁事”揪住总统不放,美国人民似乎没有“不要借题发挥”的雅量,相反他们信奉的是“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的逻辑: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条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或者考虑这碗面条多么好吃,而是径直倒掉整碗面条。这个想法其实很好理解——身体健康比一碗面条要紧。

还原麻生口中的“纳粹修宪”

当年看上去很美的魏玛宪法,为何诞下了纳粹专政这个可怕的怪胎?今天,日本右翼借所谓“安全问题”鼓噪修宪,说法虽然与纳粹当年不同,但思路却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麻生那句“我们学习这种方式怎么样”,其实不应是一个疑问句——他们已经在学了。

□本报记者 王昱

“如果认为大喊护宪就能带来和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修宪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宁。修宪只是一种手段……德国魏玛宪法不知不觉就发生了变化。在谁都没有注意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习这种方式怎么样?”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最近的这段发言,因为暗示要学习纳粹,连日来受到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指责。

久负“大嘴”盛名的麻生太郎这段发言,说的虽然是一套歪理,但提的却是个真问题——正如二战后美国为日本制定了一套和平宪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一样,一战结束后,德国也曾确立过一套宪政体系,然而这套被称为“魏玛宪政”的体系享年仅14岁,便夭折于纳粹的独裁之中。一套看似十分精致完美的宪政体系,为何诞下了纳粹专政这个可怕的怪胎?回顾这段历史,恐怕并非只对正在叫嚣修宪的日本有警示意义。



魏玛国家大剧院前,立着两位文学巨擘歌德和席勒的雕像。这里曾经是通过魏玛宪法的会场。

>> 看上去很美的魏玛宪法

1919年7月31日,笼罩在战败阴影下的德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由法学家们经过反复探讨最终审定的宪法草案。因为此届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故该宪法得名“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几乎把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优点都学了过来,其内阁制效仿英法,总统制取法美国,人民复决制则源自瑞士,而社会保障体系甚至吸收了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想。

然而,这部今天看上去很美的魏玛宪法,当时的德国民众却无心欣赏。因为在不少德国人眼中,它是战胜国硬塞给

德国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美国人“忽悠”的结果。

一战结束时,很多德国人并没觉得自己输掉了战争。很多德国民众迎接归来的士兵时都打着欢迎横幅,横幅上写着:“欢迎归来,勇敢的士兵,你的任务完成了。留下的事留给上帝和威尔逊吧。”

横幅中与上帝并尊的威尔逊,时任美国总统。美国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一战,交战双方都已拼得灯枯油尽,不仅德国到了崩溃的边缘,英法也想找个台阶赶紧结束这场无休止的噩梦。于是威尔逊总统提

出“十四点计划”,承诺要把德国“从寒冷中拉出来”,给它一个没有惩罚的和平条约。作为回报,德国则放弃其军国主义路线和对协约国复仇的想法,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从而使得欧洲得到永久的和平。正是以“十四点计划”为前提,德国宣布了投降。

但是,德国人很快发现他们上当了。1919年,当德国人在对魏玛宪法精雕细琢时,协约国正在巴黎和会上商讨《凡尔赛和约》,而这份和约,绝对与之前说好的“没有惩罚的和平”南辕北辙。

>> 放德国鸽子的《凡尔赛和约》

巴黎和会上战胜国爽约,还真不是威尔逊总统有意食言。满怀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本来想法很好——将德国改造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民主共和国,对德惩罚的事儿,大家意思意思也就算了。孰料这份好心其他战胜国都不领,尤其是法国,执意要把德国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最终,在法国的强烈要求下,《凡尔赛和约》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德国,并实行条件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

土,20%的人口,只能维持十多万人的陆军(与立陶宛相当)。更离谱的是战争赔款一项,德国被要求赔偿战胜国2690亿金马克,在当时相当于10万吨黄金。法国总统克里蒙梭公开说,这笔赔款就是“要让德国保持至少80年的贫穷,使其不再能危害欧洲”。实际上,早在《凡尔赛和约》签订时,时任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愤而辞职,以此抗议对德国的“狮子大开口”。凯恩斯警告说,这无异于点燃了另一场战

争的导火索。后来的事情被他不幸言中。

1923年,法国以德国无法履行条约为借口,与比利时共同出兵占领了德国工业的心脏鲁尔区。经济崩溃的德国随之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全国各地抗议法比入侵和政府软弱的暴动不断发生。正是以此事件为诱因,魏玛政权不得不通过“授权法”来救急,该法律授予总理有独裁的权力,可以绕开议会便宜从事。这条法令的实行,为日后魏玛共和国灭亡埋下了祸根。

>> “授权法”让希特勒钻了空子

1933年,视魏玛宪法为眼中钉的希特勒上台之后,钻的正是“授权法”的空子,他极力说服民众永久推行“授权法”,希特勒和他的党徒诡辩说,不摘掉《凡尔赛和约》这顶帽子,德国就永远处于“紧急状态”中,在德意志民族危急关头,现政体对国家和民众是一种“痛苦”。因此,希特勒将这部他所要推行的“授权法”起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名字——《减轻国家和人民痛苦法》。

然而,即便是有着惊人口才的希特勒,也无法说服所有人服膺其理论。国会中具有相当势力的左翼政党提醒德国人,国家现状并没有纳粹所渲染的那样严重。由于“授权法”

需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员通过才能生效,而此时纳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32%的席位,所以纳粹党急需制造一起更大的危机,证明他们说的是对的,于是纳粹自导自演了一场彻底烧毁魏玛宪法的大火——国会大厦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发生火灾,希特勒在第一时间利用广播电台发表演讲,称该火灾是“共产党发动政变的信号”,之后他便取缔了反对“授权法”最为激烈的德国共产党。

3月21日,在纳粹党软硬兼施的恫吓下,国会最终以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这一远超三分之一的比例通过了“授权法”。

今天的史学家在回顾威尔逊当年提出的“没有惩罚的和平”和“德国民主化”这两个构想时,认为这实则是一个一揽子计划,魏玛宪法所设想的民主与和平,只有在德国内外环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凡尔赛和约》恰恰没有给德国提供这样一个环境。正是利用民众对国家崩溃的恐惧,希特勒借以完成了他在事实上废止魏玛宪法的阴谋。

今天,日本右翼借所谓“安全问题”鼓噪修宪,说法虽然与纳粹当年不同,但思路却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麻生那句“我们学习这种方式怎么样”,其实不应是一个疑问句——他们已经在学了。